



泪梦无痕

钦志新 / 著

泪 梦 无 痕

周前说着流出了激动的眼泪。她忽然发现，陈丽莉美丽的眼睛也湿润了，落下一滴晶莹的泪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泪梦无痕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泪梦无痕/钦志新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06-5727-0

I. ①泪… II. ①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2211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2 插页2 字数178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4.00 元



陈丽莉刚与卢天敏照面就明白，小骚公鸡必将成为自己的又一条尾巴。她总是把那些死气白赖追她的男孩子讥为尾巴。陈丽莉在念初中、在后来的三年卫校生活中，都是公认的校花，如今多得是追花族，她有许多条尾巴就不足为奇了。对此她有时候也觉得累赘，但内心更多的还是自豪，女人的最大资本是什么？美貌。这个结论早被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验证过了。因此她尽管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排在倒数几位，心里却始终无忧无虑，活得像个公主似的。

这天上午，陈丽莉抱着试试看的念头，独自打的来到位于城西的江中大学。她从未去过那里，没想到这座江南名校的校门既狭窄又陈旧，与卫校富丽堂皇的铝合金移动门比不知差了几个等级。但卫校只有那些中考成绩蹩脚的学生才会去，准备将来做给病人吸痰排粪便的护士。江中大学却有一百年的历史，国家的部长、科学院的院士都出了好几个，佩戴着江大校徽的男孩女孩在大街小巷上行走总是很引人注目，因此它不怕校门简陋。当然，靠出三万块钱买进卫校的陈丽莉站在校门外，心里想得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害怕被照例都是凶神恶煞的门卫拦住。然而这里的门卫只管在电风扇下喝茶，连正眼都没有瞧一瞧她。陈丽莉为自己不须动用眉眼功夫就能蒙混过关略感遗憾。

一个穿T恤衫的小白脸男生看见陈丽莉走进校门立即跑过来，笑嘻嘻地说：“你是来报名的吗？”两只眼睛同时定格在陈丽莉漂亮的脸蛋上。

陈丽莉见怪不怪地冲他一笑，说：“我想报自考班。”

“你打算读什么专业？”

“中文系，嗯，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男生听了高兴地说：“那好，我就是文学院的，大二，你跟我走就是了。”他舍不得地在陈丽莉脸上多看一眼才移开目光，迈开脚步，然后很快



放慢半拍,与陈丽莉并排行走。

陈丽莉瞅着这条可怜的尾巴暗自发笑。她边走边问:“真的像招生简章上说的,每年只要交一万块学费,每学期三千块住宿费,就可以像统招生一样读书?”

男生说:“我们这里是名牌大学,能像那些野鸡学校一样骗人吗?嘿嘿,今后我们就是同学了,我叫卢天敏,请问同学贵姓?”

陈丽莉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那个卢天敏就伸出手来与她握手,不过他不像有的老色鬼那样趁机捏住她的白嫩嫩的手不放,而是很快松开,于是陈丽莉断定他是只嫩公鸡。不过她还是对自己能轻易走进大学门槛,特别是这座百年名校的高门槛有点不踏实,说:“今年统招生不是都招满了,现在又招我们自考生,能有那么多教室吗?还有宿舍,真能安排我们住下吗?”

卢天敏说:“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们去年又建了几幢教学楼和宿舍楼,学生再多都不怕。”

陈丽莉算是明白了。如今都追求经济效益,学校多招些学生进来能多一些创收,何乐而不为呢。她有点儿责怪,国家为什么把高考录取线定得那么高,放低一点让人进来不是更好吗。但她很快悟到这事与自己不搭界,她只是个卫校生,而且,即使国家把高考录取线再降低两百分,她也过不了那个门槛。谢天谢地,幸亏有这个自考班,真是老天有眼呀。

时令才进九月,天气仍很热,陈丽莉看看卢天敏脸颊上的细汗,说:“你给我指一个方向,我自己过去吧。”

卢天敏说:“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到了报名处,我跟他们说你是我介绍来的。”

“嗯?”

“我是学生会的干部,又是文学院办的报纸的编辑部主任,他们知道你可是我介绍来的,会把宿舍安排得好一点。”卢天敏解释。

陈丽莉以为自己又明白了,感激地说了声谢谢。

陈丽莉入学后住进了308宿舍,308宿舍很快成为文学院一道亮丽的风景。文学院从大一到大四,统招生中,女孩子不谓不多,可她们虽都有一颗聪明脑袋,脸架子却不尽人意,男孩子给她们打分,及格的不到一半,即便

那个最招人看的《朝阳》报的副主编李玉兰,也才勉强得了个八十分。可是308宿舍那四个自考生,却没有一个不在九十分以上。其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陈丽莉,九十五分;朱晓倩,九十三分;陆筱曼,九十二分;周前,九十分。于是就有许多男生猛追其中的三颗亮星(周前是三十岁的已婚少妇,不作目标)。中饭晚饭,总有那么一些人想方设法请陈丽莉、朱晓倩、陆筱曼吃饭,往往弄得只有周前一个人上食堂,吃完了一个人去图书馆用功。

这天晚上陈丽莉七点半进宿舍时,陆筱曼正坐在床沿上,一手拿着小镜子照面孔,一手往脸上打粉底。这个来自扬州乡下的二十岁的美人坯子之所以被男生们排在第三位,吃亏就吃在鹅蛋脸上的几颗雀斑。其实只要抹上粉底及遮瑕膏,是看不出来的。怪就怪那天早上她不小心头没梳脸没洗就匆匆提了暖瓶去楼下打水,使这几颗瑕疵暴露无遗。有了这个教训,从此人们再也看不到一个未经化妆就走出宿舍区的陆筱曼了。

陈丽莉看着陆筱曼精心打扮,说:“怎么,晚上要出去?”

陆筱曼神情专注地望着小镜子里的自己,说:“嗯,有可能。今天谁请你吃晚饭啦?”

陈丽莉说:“还不是那个寿头。”

陆筱曼说:“他中午请你吃了晚上又请你,这么多钱?”

陈丽莉说:“你知道吗,学校里拿了我们自考生的学费,他(她)如果是被介绍来的,那个介绍的人就能拿到四百块劳务费。我算是他介绍来的,他拿到了钱,就又请我吃。”

陆筱曼听了把小镜子丢到床上,狠狠地骂道:“校领导这帮混蛋,把我们当肥鸭子宰啦。”

陈丽莉说:“宰就宰吧,只怪我们没有本事正正经经考进来。哎,你刚才和谁吃饭的?”

陆筱曼对着镜子画眼线,说:“法学院的一只小公鸡。”

陈丽莉说:“法学院的人都认识你了?”

陆筱曼说:“我去小店里买暖瓶塞子时碰到的,他涎着脸皮说,你是陆筱曼同学吧,可以请你吃顿饭吗?我说可以,就跟他走了。哼,不吃白不吃,吃也是白吃。”

陈丽莉说:“才几天,他们连你的姓名都打听到了,这帮骚公鸡真厉



害。”

陆筱曼说：“不光我，还有你，还有朱晓倩、周前，不仅知道我们姓啥叫啥，还知道我们是哪里人。”

陈丽莉说：“哟，他们比特务还厉害。”

陆筱曼说：“厉害什么，这帮穷小子，想请几顿饭就搞定我？做他们的白日梦去吧！”

陈丽莉想到了卢天敏的死皮赖脸，也得意地说：“是啊，他们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呢？陈丽莉意识到自己失言，脸红了。她偷偷窥了陆筱曼一眼，见对方正忙于审视自己的面容，根本没有在意。

朱晓倩走了进来，山东姑娘一米八的高挑个子，头差点儿就要碰到门楣上。她白净净的前额沁着细汗。

陈丽莉、陆筱曼差不多同时问：“跟谁吃到这么晚？”

朱晓倩把麂皮小坤包往自己床上一丢，说：“我先去买卡，后来就给老公打电话，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饿坏了，把三两鳝丝面吃得一口汤都不剩。”她虚龄才十八岁，却张口闭口称自己的男朋友为老公，脸上见不到半点害臊。

她和她“老公”都是上海某时装模特队的队员，这是既挣钱又能出风头、让人羡慕死的好活。陈丽莉、陆筱曼摸不透她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做自考生受罪。

朱晓倩把剥下的裙子丢到床上，全身只剩一个胸罩和一条半透明的裤衩，日光灯下分明可见里面的一团黑毛。她朝两位室友说：“你们还不去洗澡啊，我可要去了。”之后优雅地走了几个猫步进盥洗室拿上毛巾、沐浴露之类，扭着腰肢往浴室走去。

陈丽莉佩服朱晓倩的大胆。在上海大地方呆过又在模特队里见过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她本人也算新潮了，过去卫校的女生们也算新潮了，可都不敢这样半裸着走出去，要知道，对面一幢是男生宿舍，从这里到浴室要经过楼梯间，男生们淫邪的目光透过楼梯间的大墙玻璃，这里飞过一只苍蝇都能看见。她有点儿担忧地把这个想法告诉陆筱曼。陆筱曼说：“怕什么呢，以后我去洗澡也不打算穿衣服了，臭男生们要看就让他们看清楚

当初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陆筱曼本来还想进一步发挥,枕边手机响了,她拿起手机看清楚来电号码眉眼笑成一条线说:“我马上过来,一会儿见。”

“我到同学那儿去一趟。”她换上一条短裙,拿上坤包迅速出去。

陈丽莉望着陆筱曼的背影略一凝思后,把精美的三星手机拿到手上,利索地发出一条短信:老公,今天我们能见面吗?接着,她一边翻时装杂志一边等待。很快有了回答,她从手机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丽莉,今天我多想和你在一起,可是我在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同行们的聚会,改在明天吧。啊,我的小心肝,今天真是抱歉了……”

陈丽莉嗲嗲地说:“都两天没见了,想死我啦。老公,今天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手机里的“老公”说:“我比你还想呢,可是今天实在不行。心肝宝贝,你就忍一忍吧,好了,我挂了,拜拜。”

陈丽莉只得把手机丢到铺上,快快的去拿洗澡的东西。

朱晓倩一丝不挂地像条湿漉漉的白鱼似的冲进来了,嚷道:“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她拿毛巾擦着脸,擦着脖子,擦着两个打足了气的球似的又大又白的奶子,问:“陆筱曼呢?”

陈丽莉欣赏着模特儿曲线优美的胴体,说:“她接到了同学的电话,出去了。”

朱晓倩跷起修长的左腿揩拭着说:“都八点多了,还见什么同学,怕是去找老公吧。”

陈丽莉说:“她跟我讲是去看同学。”

朱晓倩说:“你就相信啦。嗨,她奶子都那么大,我就不信没被男人干过。”

陈丽莉盯着朱晓倩的大奶子笑谑:“那你呢?”

朱晓倩大言不惭地说:“我十四岁就和男同学上床了,现在的他已经是我的第五任老公了。”

“真的?”

“为什么要骗你。你呢,几岁和男人睡觉的?”



“你别胡说，我可是处女。”

“我可不信，长着这么漂亮的狐媚脸，会没有男人碰你？”

“追我的男生是有的，可我不干。”陈丽莉一脸认真，“不信你去卫校了解，我和哪个男生好了。”

朱晓倩望着陈丽莉衬衫内两只小粽子似的乳房，有点信了，说：“那太亏待自己了吧，男人的滋味可是妙不可言啊。”

陈丽莉说：“你别蛊惑我哟。像你这样，我父母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哟，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在镇上开小饭店，我爸爸可是最要面子的人。”

“女儿和男人睡觉就没面子啦？那当初他们怎么生你出来的？”陈丽莉不吱声。

朱晓倩开始往脸上抹滋润霜，说：“哎，那个姓卢的小骚公鸡不是在追你吗，我看蛮不错的，就和他好吧。”

陈丽莉说：“我才不稀罕他。”

朱晓倩说：“可他稀罕你啊，你哪，总有一天会被他追得晕头转向，然后——”她做了个公鸡扑母鸡的动作。

陈丽莉赶紧闪开，心里为自己的蒙骗成功而得意。她一手拿上放有毛巾、洗发水、沐浴露的脸盆，另一手拿上一条睡裙往外走去。

朱晓倩说：“看你多累啊，像我那样赤条条出去赤条条回来多简单。”

陈丽莉说：“我可没你那么思想解放。”

她洗好澡回来时吓了一跳，朱晓倩一丝不挂地躺在灯光贼亮贼亮的床上看画报，朝南原来关着的窗子连同窗帘都被拉开了。她叫起来：“你呀你，被对面那些男生看见了多不好。”

朱晓倩说：“屋里这样闷热，打开窗子吹点夜风进来有什么不好。”

“可是你起码得先关电灯！”

“你以为关上电灯别人就看不见了？现在有夜视眼镜，还有数码望远镜，再黑暗的地方也看得清楚。”

“那么我去把窗户关上。”

“你想热死我呀。”

“嗯，”陈丽莉想到屋子里确实闷热，“那么，那么我只把窗帘拉上。”

“好吧，谁叫你是贞洁的处女哪。”朱晓倩叹口气侧起光滑滑的上身看着陈丽莉拉窗帘。

但铝合金门窗后来还是被从图书馆看书回来的不是处女的周前给拉上了，她以老大姐的口吻说：“你们哪，难道不知道前面宿舍里的男生有多坏，哪怕只有一条缝隙，他们的贼眼也会窥进来。”

朱晓倩与她耍嘴皮子，说：“求求你开窗吧，我关灯就是了。”

事实上学校规定的熄灯时间也快到了，周前就把关严的窗子又拉开（她没想到先进的窥视工具），接着也上浴室去冲凉。

熄灯时间同时又是宿舍关大门时间。陆筱曼仍没有回来，陈丽莉心里想，这个女人真像朱晓倩说的在与“老公”睡觉吗？她躺在床上想起了自己的“老公”。

卢天敏一如既往追陈丽莉，这个女孩身上没有一处地方不使他着迷。那丰腴的脸蛋，那浅浅的小酒窝，那明澈如水的眸子，每当在眼前浮起就使他心旌摇动。他知道追女孩子得下本钱，就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里抠出钱来请她吃请她喝，还特意跑到市中心的大商场去买了一支八十八块钱的国产口红。上午上写作课，他听到一半就溜了出来，守在自考生上课的教学楼下面。等人本来就难熬，何况天气又热，为此他就背唐诗、背英语单词、背“陈丽莉我爱你、我爱你。”终于盼到这批自考生出来。男的女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他们像一群苍蝇似的“嗡嗡”拥下楼。才一个汉语语言文学班自考生，却招了一百多号人，大学文凭真是这样好混的吗？卢天敏对这帮“弱智群体”嗤之以鼻，但一旦发现陈丽莉迷人的身影，他马上庄重起来，迅速逆人流而上，大声地喊：“丽莉，丽莉！”

陈丽莉正与朱晓倩并排走下楼梯，在刚才的美学课上，那个戴眼镜的瘦嶙嶙的青年男教师发起了神经病，挥着教鞭骂自考生弱智，激起了公愤，几个男生当场与他辩论，那男教师讲不过，喊了声“老子这课不上了！”怒冲冲走了出去。于是提前半小时下课，于是自考生们情绪激昂地边走边议论着，要不是卢天敏声音大，这两个女人还听不到哩。朱晓倩捅捅陈丽莉说：“寿头又来找你啦。”

陈丽莉看了看满头大汗硬挤进来的卢天敏，停下脚步问：“你找我有



事？”

“是、是，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看人家多么关心你，去吧。”朱晓倩推推陈丽莉。

陈丽莉就把书和笔记本让朱晓倩带回宿舍，随着卢天敏在校园里走。

那是一条宽阔的水泥路，路的一侧为教学楼，另一侧为大操场，几个穿着汗背心的男生正在投篮球，行道树上知了懒懒地鸣叫着，似乎在悲哀夏天的离去。

卢天敏说：“你们在谈什么呀？”

陈丽莉说：“那个神经病老师在课堂上骂我们自考生是弱智群体，你说气人不气人！”

卢天敏做出愤愤的样子说：“岂有此理，谁弱智得由医生来做鉴定，我看你的智商就很高嘛，如果不是念卫校，读高中的话，北大清华都能录取。”

陈丽莉说：“是吗？可是刚才那个神经病说，自考毕业的门槛很高，你们这些笨猪想跨过去？那等于鲑鱼想跳龙门。”

卢天敏说：“胡说八道，别相信他。”

陈丽莉说：“可我心里也真有点不踏实，这十几门功课都很难的，只要一门考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证书。”

卢天敏说：“放心，我可以帮你温课。”

陈丽莉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她知道自己在什么水平线上，很想求人帮忙，所以卢天敏每请必到。她对他飞了个媚眼，柔声说：“以后你不能赖账的呀。”

卢天敏把这道目光甜甜地吃在心里，说：“我可以对天发誓。哎，到时我还可以帮你偷考题。”

陈丽莉听了就更高兴。

漫谈间两人走进荷园。这是江大最骄人的地方。园子里有个三亩大的、狭长的池塘。池塘上架着九曲平桥，周围点缀着湖石假山奇花异树亭榭长廊。一汪池水被绿荷覆盖着，一朵朵洁白的荷花仍在怒放，美丽极了。陈丽莉、卢天敏乍入园门就看到一对拥抱着的情侣，还听见了两人咂咂接吻的声音。卢天敏乘机捏住了陈丽莉的手，这样走了几步，他又把嘴向

陈丽莉白嫩嫩的脸颊凑去。

陈丽莉偏开头，甩开卢天敏的手，说：“我们到桥上走走。”

卢天敏贼忒嘻嘻地说：“你看他们多亲热，我们也亲热亲热嘛。”

陈丽莉说：“我们才认识几天，还不到那个程度。”

“我们大学里的人都是今天认识，明天就要好的，司空见惯。”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可不像有的人那样随便。”

陈丽莉走上了桥。

卢天敏只得跟在后面。

桥上铺的石板很窄，卢天敏几次想跨到陈丽莉旁边都无法办到。他嗅着陈丽莉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心里很是懊恼，偶尔回过头看，那对情侣仍脸贴脸抱在一起，嗯，什么时候也能把走在前面的小美人抱住呢？他咽了口唾沫。

陈丽莉听到了卢天敏的鼻翼翕动声。她不想太扫他的兴，立停下来，指着池塘说：“想不到立秋过去一个月了，这里的荷花还开得这样旺，改日我去弄架相机，你给我拍几张照好吗？”

卢天敏说：“一定效劳。嗨，我送你一件东西。”他乘机掏出那支口红，情意绵绵地递给陈丽莉。

陈丽莉拿到手上看了看牌子，思忖一下，说：“谢谢你，但这种口红我不用的。”

“为什么？”

“我只用法国CD口红。”

“可店里人说，这是国内名牌，我花一百多块钱买的呢。”

“是吗，可是我真的不用国产化妆品的。好在没动，你去把它退掉吧——你的心意我领了。”她斜睨了卢天敏一眼，把口红递过去。

卢天敏悻悻地将口红接到手上，心里一时有点不是滋味。

“做朋友只要真心相待就好，送不送东西无所谓的。以后只要你肯帮助我，我就非常感激了。”陈丽莉安慰地一笑。她拿出一张香水纸巾，“看你脸上的汗，擦擦。”

卢天敏擦过脸后，两人继续往前走。他们默默地走过九曲石桥，登上临水的长廊。陈丽莉瞅着卢天敏的脸主动温柔地说：“别为这事生我的气



哟,我真的不用国内的劣质口红的。”

卢天敏想到自己可能操之过急了,那么漂亮的女孩,能轻易追到手吗?逼急了把她吓跑反而不好,得慢慢泡才行啊。他在高中时就追过女孩子,大一时也俘虏过一个同班女生,可惜都好景不长,不过总算积累了经验。他清楚眼前这女孩不像初涉情场的人,但仍充满了把她拿下的信心。

他换一副面孔笑着说:“原来漂亮小姐用化妆品也这么讲究,那是不领市面了。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哎,已经十一点多了,我们到学校外面找家饭馆吃点东西好吗?”

陈丽莉说:“行,不过今天得我请客。”

卢天敏说:“哪有女士买单的。”

“怎么,你连新社会男女都一样的道理都不懂?你掏腰包的话我就去学校食堂了。”

卢天敏也想省钱,乘机落坡说:“好,好,今天就破费你。”

两个人沿着长廊往园外走去。他们看到假山边的那对男女仍抱在一起,到了校外,在附近的四川火锅城落座。热天吃火锅如今也成了这个地处东南沿海城市的一大时髦,其中年轻人人居多,火锅宴终究便宜一些是一个缘由。

吃火锅的时候陈丽莉谈出了一个深思熟虑过的想法:“你们《朝阳》报能登我一篇文章吗?”

作为文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的卢天敏同时又是该会所办的《朝阳》报编辑部主任,他不假思索地说:“可以,但字数不能太多。”

“最多多少字呢?”

“不要超过一千字。嗯,你打算写什么大作?”

“一篇散文,早就写好了,不到一千字。我在读卫校的时候就喜欢写作,所以毕业后不想当护士,跑到这里来了,争取以后当记者。”

卢天敏说:“我毕业后也打算上报社去工作,希望我们成为同行。”他端起了啤酒杯。

稿子回学校后陈丽莉就交到了卢天敏手上。他看了看题目《茉莉花赞》称赞:“好,好,我马上把它编进去,争取在下一期发。”

陈丽莉脸上绽开了笑靥,她倒要让那个神经病老师看看自考生是不

是弱智群体。

陈丽莉走进宿舍的时候朱晓倩和周前还在睡午觉，倒是陆筱曼坐在床上低着头呆呆地想着什么。陈丽莉刚才进宿舍拿稿子时还没看见她的人影，可能是才回来的吧？本来可以问问的，想到朱晓倩昨晚上的“老公”一说，就不便启齿了，只是客气地搭讪：“你在思考什么大事情？”

“嗯，我在想一首顺口溜。”

“能念给我听听吗？”

陆筱曼就朗声念道：“窗外阳光明媚/床上阿哥阿妹/阿哥为何劳累/阿妹姿势不对……”

“你别毒害丽莉！”朱晓倩忽然从床上坐起来，原来她早醒了。

陆筱曼说：“去去去，我能毒害她吗？”

朱晓倩说：“人家可是贞洁的处女，你说阿哥为何劳累是什么意思，阿妹姿势不对又是什么意思？”

陆筱曼笑了，说：“你倒都懂啊，看来你是老于此道啰。”

朱晓倩跳到地上，说：“没错，我就是情场老手。我看你也差不多。”

陆筱曼盯着模特儿几乎全裸的胴体，说：“我可比不上你，男人还没有碰过我呢。”

朱晓倩说：“呸，凭你这两颗大奶子还说没被男人碰过，我看不止一百次哩。”

陈丽莉以为陆筱曼听了会生气，对方却笑嘻嘻地说：“这就是你的证据啊，照你这样说，奶子小的就没被男人碰过，我们四人中周前的奶子最小了，她可早就是有夫之妇啦。”

这话使周前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你们吵架扯上我干什么！”

陆筱曼说：“真对不起，我只是想证明，奶子的大小和有没有与男人睡过觉没有关系。”

朱晓倩说：“怎么没关系，肯定有关系。”

周前想了想说：“关系应该有一点的，不过，谁奶子大不等于谁不是处女。丽莉你是卫校毕业的，你说对不对？”

陈丽莉本来可以点头同意，但她不想使自己也卷进这个敏感问题，就



含糊地淡淡一笑。

朱晓倩对着陈丽莉说：“我刚才可是保护你哪，难道你不承认自己奶子小是处女吗？”

陈丽莉只得说：“行了行了，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好吗？”

恰巧陆筱曼的手机响了，她就去接电话。

朱晓倩走进盥洗室拿了条毛巾，又是只穿着半透明的裤衩和胸罩，大屁股一扭一扭上浴室去了。

二

卢天敏没想到陈丽莉的文章比预期的好，他本来打算为她操刀，现在只须改动一下就行了。他把它编在第四版——原创文学版上，晚上连同其他稿子，一齐交给副主编李玉兰审查。

《朝阳》报虽说只是每周一期的学生内部小报，倒也弄得像模像样，在文学院的行政楼上有两间办公地方，一间主编室，由主编江旭东、副主编李玉兰合用，另一间为编辑部办公室，由卢天敏及一帮编辑占领。这些大学生也真把它当回事，认真劲一点不比社会上的职业记者差。

卢天敏走出自己的办公室赶到主编室时，见门虚掩着，几缕电灯光从缝隙中漏出来，没敢贸然推门，轻轻咳了几声。院学生会副主席兼《朝阳》报主编江旭东与学生会宣传部长兼《朝阳》报副主编李玉兰如今黏糊在一起，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来到主编室卿卿我我，他这样咳一下就递去了一个信息，如果两人正在亲热的话可以立即停止。

“进来！”屋里传来李玉兰的声音。

卢天敏推门而入，见只有李玉兰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书，打了声招呼。这里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江旭东、李玉兰面对面地坐。大学生青春勃动，即使原来没有一点儿意思的两个男女，长时间眉目相对、鼻息相通，也会生出感情来，何况江旭东本来就对李玉兰抱有好感。他刚进入大二的时候，作为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在迎接新生的联欢会上他当主持人，当时的新生李玉兰朗诵了一首诗，声音很甜，灯光映照下的脸蛋也很妩媚，他一下看上了她，先把她弄到学生会里当宣传干事，后来让她编报纸。李玉兰也挺能干，随着江旭东升迁她也升迁，大二时担任了现在的职务。她高中里就敲定了男朋友，对方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念哲学，大一时两人鸿雁不断，短信息一天内互相要发好几条，海誓山盟地打算毕业后一找到工作就结婚，但经不起江旭东接连不断的持续而有耐性的进攻，半年前她终于



忍痛与高中同学崩了，和江旭东做成一对。南京女孩倒也真心想将来嫁给那个前途无量的学生会领导。

李玉兰一本正经地问卢天敏：“稿子编好了？”

“编好了，我忙了一个下午，你审吧。”卢天敏把一沓稿子摆到办公桌上，目光瞥了一眼李玉兰迅速移开。大一时他也曾追过这个在校园里算是长得最好的女生，给她写过一封文采沛然的情书，李玉兰把信退了回来，上面批了七个字：麻雀想吃天鹅肉。他只得罢此念头。

李玉兰正经八百地翻着一篇篇稿子，看到那篇《茉莉花赞》，说：“陈丽莉，哪个班级的？这个作者不熟悉呀。”

卢天敏凑近一点说：“是个刚招进来的自考生。”

“自考生也来投稿了……稿子怎么到你手里的？”

“是她给我的，我看写得不错，就把它编进去了。”

李玉兰没有吱声，认真看完了稿子，说：“太肤浅了，都是些华丽句子，一点内涵都没有。”

卢天敏也知道文章一般，带点央求说：“你就帮帮忙吧。”

李玉兰一脸淡漠地将眼睛移到别的稿子上。

卢天敏只得从裤袋里掏出那支口红，笑嘻嘻地递给她：“我从大商场里买的，送给你，嘿嘿嘿。”

李玉兰拿到手里看了看，瞟了一眼卢天敏，说：“你很舍得花本钱呀。是在追她吧？”

卢天敏不置可否地干笑笑。

自考生308宿舍里有四颗耀眼的亮星的事李玉兰还不清楚，这也得怪她自己，她要么上课，要么跑到这里来。当然，除开与江旭东耳鬓厮磨，主编室里的空调环境也是吸引她的一个因素。她与同宿舍的同学都很少接触，怎么会去注意那些自考生呢？这使她铸成一个大错。李玉兰掂着口红说：“好吧，我不把稿子抽掉了。”

卢天敏说：“谢谢，谢谢。”

李玉兰心里鄙夷他追不到统招生去追自考生，嘴上说：“客气话少讲，什么时候去请我们吃肯德基？”

“一句话，一句话，时间你与旭东定。”卢天敏点头如捣蒜。